

农历春节传统习俗在泸州乡村治理与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功能研究

李祖春

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泸州 646000

【摘要】：农历春节习俗是泸州乡村社会重要的文化载体与隐性治理资源。本文以泸州市全域乡村为研究对象，聚焦腊月至元宵的春节习俗窗口期，运用文献研究、田野调查、混合研究等方法，系统梳理泸州乡村春节习俗谱系与传承现状，深入剖析春节习俗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引领、社会整合、矛盾化解、公共参与四大功能，以及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道德教化、家风培育、移风易俗三大作用，揭示“仪式动员—认同建构—规范内化—协同共治”的运行机制。研究发现，泸州春节习俗面临传承弱化、功利化、陋习回潮、与现代治理脱节等现实困境，据此提出党建引领、民俗赋能、村规民约协同、红白理事会规范、文明积分激励的柔性治理优化路径，为川南丘陵地区以传统习俗赋能乡村治理、涵养文明乡风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。

【关键词】：春节习俗；乡村治理；乡风文明；柔性治理；泸州

DOI:10.12417/3041-0630.26.07.058

1 引言

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，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成为新时代乡村建设的核心议题。农历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，承载祭祖、团圆、拜年、龙狮灯会、红白礼仪等丰富习俗，是乡村社会情感联结、秩序维系、文化传承的关键时段。泸州地处川南丘陵地带，兼具汉族传统民俗与苗、彝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，拥有雨坛彩龙、班打狮子、火龙、牛牛灯、船工号子等地域标识鲜明的春节非遗项目。同时，春节期间也是乡村人情往来密集、红白事集中、矛盾纠纷易发、基层治理压力显著上升的特殊窗口期。

当前学界围绕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、乡风文明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积累，但整体呈现泛区域、泛民俗特征，缺少以泸州为完整案例的系统实证研究，对川南地域春节习俗与基层治理的互构机制挖掘不足，且未能直面春节期间人情攀比、大操大办、赌博陋习等现实治理痛点。基于此，本文以泸州六区县乡村春节习俗为研究对象，界定“春节前后习俗链”内涵，构建“习俗—治理—乡风文明”分析框架，提出“春节窗口期柔性治理”概念，揭示传统习俗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功能与实现机制，为泸州基层治理提质增效、乡风文明建设深化拓展提供本土化路径。

2 相关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

2.1 国内外研究脉络

国内民俗与乡村治理研究大体经历三个阶段：2000—2012年为基础研究阶段，侧重民俗学、人类学视角，聚焦春节习俗的文化内涵、历史流变与社会功能，较少对接治理议题；

2013—2017年为关联研究阶段，伴随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，学者开始讨论民俗在凝聚村民、化解纠纷、教化村民中的作用，将习俗视为乡村秩序的“软法”；2018年至今为融合创新阶段，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，研究转向“文化赋能治理”，重点探讨民俗如何转化为治理资源、服务乡风文明与基层善治。近年研究呈现三大趋势：从宏观理论走向区域实证，关注西部地域民俗；从单一文化视角转向多学科交叉；从功能阐释转向机制分析，探索“习俗—认同—参与—治理”传导路径。

国外无完全对应的春节习俗研究，但节庆仪式与社区治理、传统习俗与基层秩序、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等领域成果可资借鉴。国外研究注重实证量化，强调社区自组织与治理绩效，关注节庆在社会资本积累、公共参与动员中的作用，但缺乏对中国西部丘陵地区、熟人社会、宗族与民俗交织场景的针对性分析，难以直接适配泸州乡村治理实际。

2.2 研究缺口与理论基础

现有研究存在明显缺口：一是缺少以泸州为完整案例的系统实证；二是对春节特定时段习俗的治理功能挖掘不足；三是对川南民俗与基层治理互构机制研究薄弱；四是未直面泸州农村春节期间的现实治理痛点。

本文以文化治理理论、柔性治理理论为支撑，将春节习俗视为乡村治理的隐性制度与乡风文明的原生载体，提出“春节窗口期柔性治理”理论，即以春节仪式为纽带，实现价值引领、社会动员、矛盾调解、自治协同，突破“文化—治理”二元解释框架，丰富乡村治理理论内涵。

作者简介：李祖春（1989-），男，汉族，四川泸州人，职称：讲师，学历：硕士研究生，单位：泸州职业技术学院，研究方向：农村经济文化。
课题基金：泸州市2026年度民俗文化研究课题（Lzms202618）。

3 泸州乡村春节习俗谱系与传承现状

3.1 习俗类型与地域分布

泸州乡村春节习俗覆盖江阳、纳溪、泸县、合江、叙永、古蔺六区县，形成完整的“腊月至元宵”习俗链，核心包括四大类：信仰祭祀类、社交礼仪类、民俗演艺类、家风教化类。从地域差异看，近郊村习俗更趋简化，偏远村保留完整；泸县、合江侧重龙狮演艺，叙永、古蔺民族村融合苗、彝民俗特色，形成多元共生的习俗体系。

3.2 传承变迁特征

一是传统内核保留，祭祖、团圆、孝老等核心伦理习俗延续至今；二是形式简化创新，传统手工习俗弱化，演艺习俗借助文旅融合焕发新生；三是功利化倾向凸显，人情往来异化为攀比工具，红白事大操大办、赌博陋习回潮；四是治理对接不足，传统习俗与现代村规民约、基层治理机制脱节，未能有效转化为治理资源。

4 春节习俗在泸州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维度

4.1 价值引领功能：筑牢乡村治理思想根基

春节习俗以仪式化场景传递孝老爱亲、勤俭诚信、邻里和睦、家国情怀等核心价值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。祭祖仪式强化家族责任与历史认同，团圆饭凝聚家庭情感，拜年礼仪倡导谦逊和睦，龙狮灯会传递团结奋进精神，为乡村治理提供价值共识，降低治理认同成本。

4.2 社会整合功能：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

春节是村民返乡集聚、社会互动最频繁的时段，习俗成为整合乡村社会的纽带。集体演艺活动需要村民协同参与，打破宗族、邻里隔阂；返乡人员通过习俗参与重拾乡土认同，乡贤、能人借助春节契机参与村务协商；良性人情往来积累社会资本，强化熟人社会信任网络，推动形成“党建引领、村民主体、多元协同”的治理共同体。

4.3 矛盾化解功能：柔性调和乡村社会矛盾

春节期间矛盾纠纷集中，但习俗自带“缓冲机制”。拜年礼仪促使邻里放下嫌隙，团圆场景弱化冲突对立，乡贤、族长借助习俗权威调解纠纷，比刚性执法更易被村民接受。泸州部分乡村依托“石榴籽”调解模式，结合春节习俗情理交融的特点，高效化解邻里、家庭、人情纠纷，实现“矛盾不上交，就地化解”。

4.4 公共参与功能：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

春节习俗具有天然的动员属性，龙狮灯会、祭祖仪式、公益拜年等活动，引导村民从“旁观者”变为“参与者”。村民参与

习俗组织、环境整治、文明宣传，提升公共事务参与度；红白理事会、道德评议会借助春节平台开展议事监督，推动村民自治落地。泸县推行“龙节积分制”，将习俗参与与文明积分挂钩，激发村民治理积极性。

5 春节习俗在泸州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机制

5.1 道德教化：以俗育人，涵养文明乡风

春节习俗是道德教化的鲜活载体，通过沉浸式体验传递传统美德。祭祖培育感恩敬畏之心，团圆饭强化家庭责任，拜年礼仪规范人际交往，家训传承融入年俗场景，让孝老、诚信、勤俭等道德观念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，实现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教化效果。

5.2 家风培育：以家固风，夯实文明根基

家庭是乡风文明的基本单元，春节习俗以家庭为核心场景，推动家风传承。年夜饭、守岁、压岁钱等仪式强化家庭成员情感联结，长辈借助年俗讲述家风故事，引导晚辈践行优良家风。优良家风汇聚形成文明乡风，为乡村治理提供微观支撑。

5.3 移风易俗：以俗破陋，净化乡村风气

春节是移风易俗的关键窗口期，传统习俗经创新性转化，可有效遏制陋习。依托红白理事会规范春节红白事标准，将“婚事新办、丧事简办”纳入村规民约；借助龙狮灯会、文明实践站宣传破除人情攀比、赌博陋习；以文明积分激励简办节庆、互助友善，推动传统习俗去糟粕、取精华。

5.4 运行机制：仪式动员—认同建构—规范内化—协同共治

泸州春节习俗赋能治理与乡风文明的核心机制为：一是仪式动员，以年俗活动吸引村民广泛参与；二是认同建构，通过习俗体验强化乡土认同与价值共识；三是规范内化，将传统伦理与现代治理规范转化为村民自觉行为；四是协同共治，以习俗为纽带联动村“两委”、红白理事会、乡贤、村民，形成治理合力。

6 现实困境与成因分析

6.1 主要困境

一是传承弱化，年轻村民外出务工，传统习俗技艺失传，仪式感淡化；二是功利化异化，人情往来、红白事异化为攀比工具，加重村民负担；三是陋习回潮，春节期间赌博、铺张浪费等陋习屡禁不止；四是治理脱节，传统习俗与现代治理机制融合不足，未能转化为有效治理资源；五是区域差异，跨区县、多民族乡村习俗与治理水平不均衡。

6.2 成因剖析

社会结构变迁导致乡村空心化，习俗传承主体缺失；功利

主义、消费主义渗透，扭曲习俗文化内涵；基层治理偏重刚性管控，忽视习俗柔性价值；村规民约、红白理事会与习俗融合不够，缺乏长效激励约束机制。

7 优化路径与政策建议

7.1 党建引领，构建柔性治理模式

坚持党建引领，将春节习俗融入基层党组织建设，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、村史馆打造习俗传承与治理融合阵地。建立“党支部+习俗传承人+红白理事会”联动机制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带头践行文明习俗、抵制陈规陋习。

7.2 活态传承，推动习俗创新性转化

深挖泸州雨坛彩龙、班打狮子等非遗习俗价值，打造春节民俗文化品牌，结合乡村文旅融合发展，实现“以文兴旅、以旅促治”。建立习俗传承人培育机制，鼓励年轻一代参与传承，通过短视频、民俗体验等形式活化传承形式。

7.3 机制融合，完善治理支撑体系

将春节文明习俗、移风易俗要求纳入村规民约，贴合乡土实际，增强约束力；强化红白理事会职能，制定春节红白事标准流程，遏制大操大办；推行“民俗+文明积分”模式，将习俗参与、移风易俗、公共服务纳入积分，兑换物资与服务，激发

内生动力。

7.4 问题导向，破解春节治理痛点

针对春节人情攀比、赌博、矛盾集中等问题，开展专项整治与习俗引导相结合行动。依托乡贤、族长、习俗传承人开展情理调解，运用“石榴籽”调解模式化解纠纷；加大文明宣传，丰富民俗文化活动，挤压陋习生存空间。

7.5 区域协同，兼顾多民族乡村特色

统筹汉族村与民族村差异，尊重少数民族春节习俗，推动多民族民俗文化交融。开展跨区县习俗交流与治理经验分享，形成“整体推进、特色彰显”的格局，为川南同类地区提供示范。

8 结论

农历春节习俗是泸州乡村治理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，兼具价值引领、社会整合、矛盾化解、公共参与四大治理功能，以及道德教化、家风培育、移风易俗三大文明作用，通过“仪式动员—认同建构—规范内化—协同共治”机制实现柔性赋能。当前泸州春节习俗面临传承弱化、功利化、陋习回潮、治理脱节等困境，需以党建引领为核心，以活态传承为基础，以机制融合为支撑，以问题导向为关键，构建“民俗+村规民约+红白理事会+文明积分”的整合模式，让优秀春节习俗成为基层善治与乡风文明的重要支撑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张兴宇.社会动员与信任重构:乡村传统节日的文化治理功能[J].华东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23(02):156-165+178.
- [2] 李娟.民俗文化赋能乡村治理的逻辑与路径[J].中州学刊,2022(08):78-84.
- [3] 王霄冰.乡村振兴视域下传统节日的治理价值[J].江西社会科学,2021(05):211-219.
- [4] 周嘉颖.乡风文明建设中民俗文化的教化功能研究[J].求实,2023(03):89-98.
- [5] 刘彦武.柔性治理视角下乡村民俗与基层治理融合路径[J].四川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4(01):67-74.
- [6] 萧放.春节习俗的社会文化功能与当代传承[J].民俗研究,2017(01):5-12+159.
- [7] 林继富.春节的文化功能与当代价值[J].中国文化研究,2022(01):112-120.
- [8] 季中扬.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[J].中原文化研究,2020(01):121-128.